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一百十一回 三萬雄兵不敵擾鋤荊棘 五千長線可推角股勾弦

素臣正在萬分危急，忽見西邊軍紛紛散亂，哭喊聲響漸漸逼近，暗忖：這哭聲不在東而在西，陣勢攪動，必有緣故。遂重整神威，舞起雙刀，迎著喊聲，望西砍去。西邊兵勢已亂，攔擋不住；素臣喊叫如雷，跳躍如虎，人人辟易，便直衝而出。卻見漫天塞地都是民兵。當頭的尚有刀槍，後面的便純是鋤頭、釘耙、棍子、扁擔，哭的哭、喊的喊，海潮一般，直湧上來。素臣見迎頭有幾條好漢，殺人如砍瓜、切菜，不費力。遂復轉身，當先殺入，喊道：「我便是京裡下來的差官，白爺危急，好漢們都隨我來！」那幾條好漢，便是從前起義的頭腦，見差官提出玉麟，王彩發兵追捉，倡率滿城百姓趕來救護的。見素臣勇捷非常，愈加勇躍，號召民兵奮勇殺入。素臣隻身一人尚不可當，何況添了生力勇士、無數民兵。禁軍勢亂心怯，便顧不得王彩威令，紛紛逃避。素臣復救出玉麟，領著眾好漢，向神臂弓軍士背後衝出，一陣攪殺，登時散亂。海面上轟天大炮，擂鼓吶喊，鐵如包匹馬當先，領著三千島兵，殺上岸來。素臣等合兵一處，重複殺轉，把三萬雄兵趕得七零八落。王彩被素臣一刀，削掉半股金甲，嚇得伏鞍而走。手下健將，緊緊保著，望西逃去。僧道凶徒，見大勢已失，亦各逃生。軍兵見主將已逃，各顧性命，被三千生力島兵發狠趕逼，整萬亂頭百姓吶喊助威，勢如山倒；自相踐踏，死者無算。素臣見敗兵已遠，向眾好漢致謝道：「我們俱上船，暫向護龍島歇息，不敢再勞義師。各位好漢趁此時不及查拿，可保著眾百姓回去，各散寧家。」玉麟垂淚，再三慰勞，看著民兵退去，盡後轉身。

飛霞、虎臣已料理各家口上船，扯起順風篷，剛到半夜，已經至島。檢點大眾，玉麟臂腿俱有傷痕；碧雲、翠雲、男丁、女丁及各島兵中，各有受傷之人；幸喜俱非要害，各取傷藥調敷。洪夫人及二妾，並一干柔弱老幼男婦，俱虧飛霞、虎臣領著島兵防護，並未受傷。飛霞備起便席，各自飽餐。玉麟致謝素臣，敘述別後諸事，便商議迎鑾之策，大家都聽素臣號令。素臣道：「古來名將，亦必參用眾謀，何況素臣？請三位各發一議，弟當參而用之。」玉麟道：「欲破島易，欲全皇上難。愚意欲因住斬直，以大兵直搗錢塘，擒所斬仁全家，然後破島，則彼此各有所挾，不至危及皇上。然後遣舌辯之士，割地講和，各歸所質；待彼獻出皇上，再作滅賊之計，庶可兩全！」素臣點頭。如包道：「依著咱的主意，不要顧這昏君的死活，只顧殺進島去，剿除這闖賊，奉仁明的太子做了皇帝，文爺做了宰相，把天下治得一統太平就是了。他若不敢殺這昏君，就請回去做個太上皇，吃碗現成茶飯。若殺掉了，便把這沒子的，當了豬羊活祭，然後凌遲碎剮，替東宮爺報冤出氣！」素臣變色不應。虎臣道：「孟夫子說的好：『民為貴；社稷次之；君為輕。』我若以皇上為重，彼愈肆無忌憚，百計需索，不勝其誅求；還要弄出變故來。莫若以社稷、蒼生為重，仿著景泰時於少保的主意，立太子為帝，但遣官通問，遙尊為太上皇；四面用兵防守，割這一島與之。則百姓無君而有君，社稷無主而有主，方不隨逆闖之計！待彼計窮力竭，真心要獻出皇上，求免一身之死，全家之戮，不妨與立盟誓，給與鐵券，免其屠滅。不識文爺以為何如？」素臣慨然道：「如包之論，非不直截，然非臣子之言。虎臣之謀，大合權宜，卻非東宮之意。惟白兄所謀，似得兩全其道；而遠水不救近火，亦東宮所不樂聞。東宮此心，如焚如溺，急欲出皇上於水火，刻難緩待。弟出京時，跪哭於地，那一種迫切之念，真可動天地而泣鬼神！如包無論矣；虎臣之議，止可施於兄弟，而不可施於父子，止可施於唐肅宗、宋高宗之父子，而不可施於東宮之父子；即白兄之謀，亦東宮所斷不能待！必須在十日半月之內，先得皇上出險，然後滅賊，方合東宮之意。若先一用兵，則已置皇上於鼎鼎，即傷東宮之心，此其所以難也！」虎臣道：「困龍島之形勢，文爺所深知，何得先救皇上出險？不要說十日半月，即經年累月，也是煩難！」玉麟道：「一用兵，便傷東宮之心，而又刻期於十日半月；竊恐良、平復生，孫、吳再風，亦難為此謀也！」如包道：「依咱看來，卻是不難，包管著十日半月，便救得皇上出島。」玉麟、虎臣都駭然道：「怎你忽通了神嗎？且請問救皇上出島之法。」素臣亦欣然問計。如包道：「咱有何計？是文爺自己說來，你們沒有聽見嗎？」玉麟、虎臣愈加詫異道：「這更奇怪了！文爺曾說甚計來？」如包道：「文爺在豐城，只半日便招安了亂民；到上林，只一日半夜便坑殺四個毒蟒；在桂林、柳慶、思恩，只一月便復了三府十六峒及四川的岑濬；到潯州，只五日便破了大藤峽合力山、府江；進京去，只一夜，便誅了景王，殺了法王、真人，平了九門賊黨；不是文爺自己說出來，偏你們沒聽見嗎？咱故此料定不到十日半月，便救得皇上出島。你們敢與咱賭掌嗎？管情是我贏你輸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誰料你也會說頑話兒的！」如包發急道：「咱敢說頑話！咱實見得真，文爺若不信，咱可起個毒誓！老天爺……」素臣慌忙止住，笑道：「快不要起誓！如今若不是礙著皇上，單講破島，便可應你的口了；只苦著事在兩難！」如包還要爭執，玉麟、虎臣帶笑勸止。連伏侍的丫鬟、僕婦，都忍不住笑將起來。如包氣得只顧摩肚，說：「那怕他把皇上藏在鐵櫃裡，文爺定有法弄他出來，連你們都笑著咱麼？」素臣道：「大家休笑。天已大明，把席撤去罷。」

丫鬟們撤過席去，洪氏領著四妾，出來拜謝。素臣、黑兒、白兒、奢麼他、精夫、大憐及丫鬟，俱出叩見。黑兒一手攬著一個三、四歲的孩子，白兒抱著一個週歲的孩子，素臣定睛細看，說：「這兩個都是天生之兒；你看，這大的眉目不像龍兒，小的眉目不像熊姊嗎？」玉麟細認道：「大者七分像爺，三分像娘；小者七分像娘，三分像爺；可見是兩人公造的。」洪氏等都紅了臉。素臣急問乳名，黑兒道：「大哥叫感子，二哥叫念子，說是感念文爺的意思。」玉麟道：「俺的男女，也該叫這般的名字。」素臣道：「弟並沒與兄作媒，從何感念？」玉麟道：「文爺雖沒作媒，生兒子的方法，卻是文爺教導的。」洪氏與四妾登時頭紅頸赤，訕訕的進內去了。素臣道：「弟幾時教導生子之法，累尊嫂們俱發訕而去，要罰吾兄妄言之罪！」玉麟道：「文爺不說寡慾多男，在家與太太每月只同房一次嗎？俺依著文爺之法，不特小妾們連連生育，拙荆久不受娠，也生一女，豈不該感念之爺？」素臣問：「別後添有幾位令郎，令愛？」玉麟道：「妻妾各生一人，惟翠雲得一子一女，共添了三男二女。」因吩咐：「都喚出來，替文爺磕頭。」須臾，攙的攙，抱的抱，都環向素臣叩拜。素臣逐個看去，男如玉樹，女若明珠，個個秀潤可愛。笑道：「各人秀美之致，非似尊嫂，即似尊寵，而或於眉目，或於神氣，俱帶吾兄奕奕之概；所云公造，信不誣也！」因問如包、虎臣之子，相貌何似。如包道：「三弟所生，是與三孀子公造的。咱生的，是咱獨造的，便活像他老子，是一小像全中馮，要像他娘母，一毫也是沒有的，咱便不提乳名，就叫做小鍾馮。」素臣不信，說：「畢竟有像娘處。」如包道：「真個一毫不像，若不是他肚子裡裝著，產門裡鑽將出來，便要疑咱與別個婆娘偷出來的！」素臣等俱大笑，眾丫鬟俱脹紅了臉，只待要笑，如包道：「也還虧只像老子不像娘，若反了轉來，咱就疑心到底，有說咱是烏龜，咱須合他辨不清楚哩！」素臣正呷一口茶，熬不住，便噴出來。玉麟撫掌大笑。虎臣合眾丫鬟俱笑。連感子、念子合玉麟的六個男女都格格的笑個不住。如包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怎這點小孩，都笑起咱來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們皆因話而笑，眾孩子則因笑而笑，你莫怪他，他並不笑你也。」如包道：「文爺說的不錯。前年況大元帥破了屠龍島，得他許多奇怪之物，咱們弟兄，分了兩隻晝夜不眠的海鶴，幾隻傳言遞語的鸚哥，一隻拿虎的神鷹，四隻神犬，一個磨墨的小猴，還有許多料哥。那料哥不但會說話，還會哭笑。一會子笑起來，笑得暢快，連咱也笑，那不是因笑而笑？一會子哭將起來，哭得悽慘，連咱也哭，那卻是因哭而哭。」

素臣因如包提著況大元帥，忙問日京近事。虎臣道：「斬直、景王一心篡弑，把洋內齋堂、劉公、竹島、福山、之眾、桑島、沙門、三山、芙蓉、鼉磯、皇城、皮島等島，都改作叛亂名字。況大元帥收復之後，便反了轉來，如護龍、生龍、扶龍等名，俱取護衛、生扶之意。如今屠龍島已改作安龍島，釣龍島已改作攀龍島了。安龍島北去，直至遼東有十六島，陸續歸附了元帥，現轄有四十五島，只二十七島未平。元帥嘗說，虯髯公為扶餘國王，李藥師東向酬酒遙賀；俺只要全收了二十七島，便也要文爺東向酬酒賀他。現今各島造宮室，定制度，立學校，開井田，設義倉，驅逐僧道，拆毀寺觀，要在島中開創出三代以前世界。現在這島大相國寺，不是已改建學宮，有許多島民子弟在內讀書，每日都有養膳，龍嫂子還冬夏做衣服，時節買果品，給那先生、學生穿吃嗎？元帥說：「大丈夫得志，蠻貊可行，何必華夏？大約要仿孔子欲居九夷之意，不回故土的了。」素臣微笑不答。因值飛霞出

候，問道：「尹兄近況何如？已奉東宮恩旨，復還原職了。」飛霞道：「復職之事，奴尚未知。他在盤山，仍是從前光景。但沒有權禹作惡，兼得況大元帥常時書札往來，指示兵機，縱橫古事，學識較前似有長益。他每以套虜為慮，令奴私帶女兵，向各邊探看形勢。依著奴家愚見，必得仍復東勝，方足控扼胡人。文爺若滅了斬賊，東西大定，自必南剿倭奴，北驅元逆；若仍守著延綏，恐無以制套虜之猖獗耳！素臣擊節道：「尹嫂真女中丈夫也！但以愚意看來，還不若修復三受降城。受降三面據險，國初棄受降。而衛東勝，已失一面之險；後復棄東勝而就延綏，則止有一面矣！前同皇甫兄巡視九邊，曾密定修復仁願遺業之策；不意尹嫂亦已看破延綏不足控御，可謂英雄所見略同。」飛霞細想一會道：「真個東勝止據兩面之險，便有顧此失彼之慮；不若受降三面據險，以一面禦敵，操縱在我掌握；且使胡人不能入套，尤為得算。文爺之見，高出奴輩多多矣！」如包道：「咱從前叫化時節，南征北討，東蕩西除，巴不得四面開通。如今廝殺起來，又只好留一面；何如也把這一面也堵住了，四不通風，更得自在！你看，這一面窗子剛被風吹開，就有灰沙刮將進來，可不是連這一面都堵住了的好？」眾人不覺失笑。精夫便去關窗，喊道：「這樣大風還不下來，只顧在雲裡鑽些什麼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腰內紅綢汗巾，向空招揚，雲中兩隻海鶴，長唳一聲，直落下地。精夫便去抱鶴。素臣忽發狂喜，撫掌捧腹，大笑不止。如包道：「是咱這南征北討幾句說得不好，累文爺腸子都差不多笑斷！以後咱要學說大話，不提那一本書了！」玉麟道：「文爺必有別做，你這幾句話雖故好笑，何至於此！眾人也都猜想不出素臣狂喜之故，卻因擺飯上來，便隔斷了。飯後，素臣令取生絲絞索兩條，每條各長二千五百丈，圍圓一寸，須連日連夜趕造。飛霞忙令島丁趙辦，卻也猜想不出作何用處。素臣復喚成全、伏波，密令如此如此。二人得令而去。至晚，大擺筵席，款待素臣、玉麟，並合家眷屬，婢僕及三千四百五十名男女兵卒，亦俱賞犒。裡邊是洪氏及四妾坐客席，飛霞做主人。外邊是素臣、玉麟坐客席，如包、虎臣做主人。玉麟欲令男優在外，女優在內，各演樂府侑觴，因無行頭，只可素串。素臣道：「君父在險，非為樂之時，可令諸僕婢奪鞘擊劍，以示同仇之義。」玉麟稱善。裡面洪氏卻久慕奢麼他、精夫幻術，待黑兒、白兒等舞了一回劍，便令精夫等試術。行到障眼一法，把合堂婦女都驚異駭歎，稱奇道怪不止。外面初更席散，裡面反直至三更方散。

素臣一睡醒，忽見床前跪著兩人，睜眼看時，卻是奢麼他、精夫，伏地而泣。素臣道：「我知你意，但現非其時，卻正要你用兩人，功成之後，決不負汝也！」兩人不敢再言。素臣問：「那兩鶴怎見你把汗巾一招，即時飛落？」精夫道：「那鶴本知人意，再是奴婢兩人豢養收放，故一招即至。」素臣又問：「那鶴如此高大，豈可騎得人嗎？」精夫道：「力量大著哩，人盡騎得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夜已三鼓，速去安息罷。」兩人答應出去。次日清晨，素臣令立五丈的木竿於內殿前，作升木之戲，說道：「立教自身始，當從我升起。」因兩手拉竿，左右互換而上，直至竿末，放開一手。良久良久，復換一手。良久良久，然後卸下。看者無不喝采。次及玉麟，初上竿時，手勢尚速；未至一半，手勢即慢；再上數尺，便愈遲慢。素臣道：「不必上了，可快下來。」玉麟一手一手的落將下來，離地不及一丈，便自跳下，面紅頸脹的，說道：「虧文爺叫住的早，若勉強再弄上去了，一失手跌下，便要跌死，怕人，怕人！」次及如包，如包道：「白兒且不能上去，咱的身勢愈重，手勢愈笨，是要告饒的了！違了文爺的令，爬在地下，打幾十棍罷。」素臣道：「原是頑耍，能者從之，不能者止，怎說起打來？」次及虎臣，雖也上得竿末，卻是吃力，不能放空一手。次及飛霞、翠雲、碧雲，三人相仿，雖不能及素臣手力結實，卻甚伶俐，毫不吃力。然後丫鬟、僕婦，能者挨次而上。比出奢麼他、精夫為第一，上下如風，不特左右手提掛，並在竿尖上豎蜻蜓，推紡車，諸般戲耍。把眾人都看呆了，喝采不迭。兩人之下，便算黑兒與飛霞等三人，不相下下。其餘玉麟家丫鬟有四名，盤山女兵有十二名，都比黑兒為拙，比虎臣為優。素臣復令東西兩頭立木，橫貫一索，為走索之戲。素臣卻不能走，只用手拉掛索上，自東至西，復從西轉東，來回多次，方才放手。玉麟、如包俱辭不能。虎臣能而不速。婦女內，能升木的，便都能拉索，其等次亦復相仿。惟奢麼他、精夫二人，不特手拉，並能足走，顛起落倒，賣出諸般解數，人人喝采，個個稱奇。素臣看去，與翠蓮、碧蓮相仿。因吩咐大家習練，只空著硬頭，不是上竿，便是掛索，以熟為主。只除奢麼他、精夫不必再練，令其教習眾人，復令於古城內，多立木竿，東西亦架木橫索，傳齊各島盤山兵將，及玉麟家健僕，輪流演試。玉麟家僕比出六人，盤山兵比出四人，本島比出四十二人，各島比出五十人，共一百人，亦令每日演習。令玉麟、如包、虎臣輪替監督，不許張揚開去。自今日始，不許別島一人私進外護，到三十日日中，金硯至島，送上克悟密稟。上寫著：沐恩神藥觀點點，元思百拜謹稟文大元帥老大人閣下：思蒙不殺之恩，受立功之訓，身雖附逆，心實勤王，一切有益於國之事，無不委曲圖成，藉以稍報涓埃！今於本日平明，接到斬直密諭，知聖駕親駐滄海樓，止斬直家婢數十人，給侍左右。其餘妃嬪宮人內侍，俱移送絕龍島封閉，止給飲食，不通候問。現著思採選美女四名進御，秀女八名添備掃除之用，娼婦二十二名，分送大法王、西天佛子、國師、真人等做法器、鼎器，定限五日內起送。臧、汪二監及兵部尚書陳芳、都督王彩，俱入困龍島護駕，止留一員正將、兩員裨將、三千禁軍，在府城守城。門已開，出入無阻。其餘兵將，分派各島及乍浦、錢塘等處防守，俱限即日起程。緣奉傳諭一切，謹飛札稟聞，伏惟慈鑒，附請金安。思臨稟曷勝感德激切之至！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辰刻具素臣看完，喜形於色，因與玉麟商議，在丫鬟內選出兩名，飛霞隨身一個使女阿繡，相貌與阿綿相仿，並白兒共四名，要充作美女進御。另選次等者六人做秀女。碧雲等俱道：「這些丫鬟卻曾起解囚禁，阿繡亦帶進城去過；倘被看破，非同兒戲！」素臣道：「阿繡是易容進城去，丫鬟等於二十四日解到，即入監獄，夾雜在許多丫鬟僕婦中，又是囚服垢面，哭泣愁苦之容；今忽膏沐裝飾起來，便迥乎不同了。況我有易容丸在此，令其臉泛桃花，光彩照人，包管一些也看不出！」碧雲等見說得雖似有理，卻還不甚相信，大家懷著鬼胎。素臣復喚出奢麼他、精夫二人問其入島始末，曾否在乍浦、膠州一帶賣解。奢麼他道：「奴婢們一到崇明洋面，就收入靈龜島，聽見芙蓉島島主最愛諸般跳耍，肯出重賞，便搭船向萊州大洋裡來。正值這島招納各處客商耍戲，就先到這裡，並沒在乍浦、膠州一帶賣過解法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便不必用藥了。」因復在白家丫鬟、盤山女兵內，挑出六名，各與一丸粉紅丸藥，進去沐浴熏飾。如包道：「文爺前年，也把這粉紅藥兒給咱塗面，好不難看！怎還把來塗許多丫頭，不怕皇帝老兒嚇壞嗎？」素臣道：「紅白之藥，遇細皮白面則助嬌，遇精皮黑面則助丑；你不怪自己的面孔，反怪起藥來！」如包不肯信。那知各丫鬟洗搽出來，洪氏替他簪插齊整，遍體綾羅。渾身蘭麝，面上搽了丸藥，玉思粉面，泛出朵朵桃花。美者容光飛舞，居然漢殿明妃；其次者亦婉戀多嬌，不數小家碧玉。把如包看得快活，拍手大笑道：「真個奇怪，莫非文爺使甚神通，怎變得一個也認不得了？」

碧雲等俱道：「連我們自己的丫鬟都認不清楚；到了陌生人眼裡那裡還看得出？這會子才得放心！」玉麟道：「俺卻還有不放心處，斬直那斯好不好滑，雖故托信元道，亦必細加盤詰，說是那一縣那一家的女子好？還有，阿繡合這兩名女兵，都是天津聲口，緣何得到登州？倘被盤詰出來，事便決裂，怎說放心的話？」虎臣與洪氏等，都被這一席話說得口定口呆。眾丫鬟亦俱害怕，人人失色。素臣笑道：「我已早料定了，這書上都開寫明白。」因吩咐白兒及白家六個丫鬟道：「你們都說是李又全家丫鬟，按院釋放出來，有父母家屬的，都繳了身價，領了去了；剩下我們十餘個沒親屬的，便當官變賣。虧著三姨娘焦氏，把按院賞給他的養膳，繳了官價，便都跟著焦氏，在他父親焦良家內住著，伏侍三姨娘。此番官府選中了我們九人，仍發原價收回送來的。當初又全家口，造冊達部，只妻妾有姓氏，其餘歌姬僮婢，只開總數。你們不須另捏姓名，只把自己名字說上。府中送去，是必另取佳名，你到那裡自知，各人牢記就是了。」白兒道：「奴婢等現是七人，怎文爺說是九人？」素臣道：「還有兩個在這裡。」因喚奢麼他、精夫近前，密囑了些言語，然後說道：「你兩個雖是外夷，在此年久，口聲與黑兒、白兒相仿，也是李又全家丫鬟。只替你題兩個名字，奢麼他可改為春燕，精夫可改為秋鴻，須把原名擱起，絕口不題。」又喚阿繡及盤山女兵吩咐：「你們三人要認作主婢，俱說是靜海縣人，阿繡便認作何知府的女兒，或是姪女，你兩個便認是伏侍他的丫鬟，何仁的家事，到那裡自知，只聽著何仁教導就是了。這些說話，都寫在書內。你們十二個，在船裡便先演習，到府中再演習一番，便不至錯誤。至焦氏的年貌事情，又全的人口房屋，金硯悉知，船裡去考究明白，切記，切記！」白兒等俱各應諾。虎臣等俱各放心。玉麟撫掌大笑道：「文爺神妙妙算，真服死人！又全是斬直一跳板人，更沒疑忌。何仁籍貫靜海，靜海與天津只隔七十里，口音相同，怎算得這樣周匝？」素臣把修下的書，交付金硯，吩咐：連夜起身，如此如此，到海邊僱車，竟送入府衙去便了。金硯等各去準備。素臣令飛霞等製造軟兜輿

四個，用又韌又細又軟又輕綢帛，雙層密行，四角各設熟銅鉤圈一個，周圍一寸六分，中寬一寸三分。飛霞等依令去制備。成全、伏波回來繳令，素臣密問明白，復喚春燕、秋鴻囑咐畢，即令多備繩索，並帶一根長竿，同下船去，立刻開行。次日日落至困龍島後，二十里外停泊，乘夜移入。成全等探明石磧之內，真個山古屈曲回抱，船藏其中，甚是隱密。素臣令成全帶著繩索，從船邊下海，屈曲而行，至島後觀日銅柱陡壁之下立住。把繩頭拴縛自己腰內，拿著長竿，盤上大桅，另用繩索綁縛湊長起來，那長竿便直透出沙磧外去。素臣頭結明珠，復盤上長竿之末，把眼光看準銅柱之首，定了測表，將腰間繩頭解下，與成全扯直，便把桅接長，竿作股，繩作弦，用弦股求勾法，算出自船至銅柱下陡壁之腳為勾，共五百四十丈。復令伏波持繩頭，立於磧內船邊，把船放出磧外海中，仍上桅竿，定了測表，將繩與伏波扯直，仍用弦股求勾法，算出自船至磧，計九百丈。再用重測法，測出銅柱高一千六百二十三丈，除去銅柱，約長三丈，以高一千六百二十丈為股，兩測共一千四百四十丈為勾，以勾自乘，股自乘兩數相並，得四百六十九萬八千丈，平方開出弦數二十丈有奇。暗付：絞的兩條絲索，盡足敷用；心中大喜。即便收拾竿索，藏過明珠，轉船回島。遇著順風，剛到日出，已望見外護。誰料忽然狂風大作，海水起立，把船兜底一浪，直掀轉來，船中所有都沉海底。成全，伏波是在海裡睡覺慣的，只因浪猛至極，不敢起來。其除海師、外水，也都撈著板舵，各逃生命。獨把一個不識水性的文素臣，掉入水晶宮裡，與老龍王去講究三角算法，絕無蹤影了！正是：

擎天玉柱平空倒，駕海金梁著底沉。

總評：

迎鑾之論，惟鐵丐第一直截，第一便易，亦第一悖逆，第一不可行。以一用兵，即置親父於鼎俎，即傷東宮之心也。然使漢高處此，必曰：智哉，此論可謂先得我心。夫一用兵而即置鼎俎，實未置諸鼎俎也，大公則已入鼎而伏俎矣，尚忍出分羹之言，幾於進以薪而速之焚、授以刀而使之割，況未置諸鼎俎而旨曲全之計乎。故同一論出，而於鐵丐，則為莽天之言；出於漢高，則固無妨於豁達大度也。噫！

鐵丐雲：不到十日半月，便救得皇上出島，是已明說後文也，然尚屬渾括。至藏在鐵櫃，則竟喝破木籠，對面掛畫矣。而能住讀者一笑置之，絕不覺其手揮目送之跡，方是妙手空空。

不到十日半月之說，奇矣。尤奇在發急賭掌而更發誓且摩肚也。自此哄堂一笑，起而烏龜之說復至，滿堂大笑，並連小孩俱笑。兩番大笑引起南征北討之小笑，然後陪出素臣之狂笑。眾笑為賓，一笑為主；笑者賓也，所以笑者主也。但寫笑則笑之不已者，此書竭情盡致之妙，而總為一笑埋根也。讀者但知笑所當笑，而不知笑其所以笑。則亦猶感子、念子等小孩之因笑而笑已耳。

日京本性脫不了一個虯髯公，而立學校，開井田、逐僧道、拆寺觀，要開創出三代以前世界，則熏炙素臣而得力者也。朋友講習之功，顧不重歟。然此特為大人文國嚆矢。黃河一源，始於濫觴，斯言猶信。

修受降城，為控御元孽上策。東勝已不足據，況可恃延綏乎？介溪棄河套而殺曾銃，夏言每思往事，輒為髮指。

素臣狂笑，以鐵丐一蓋，以玉麟一揭，隨以擺飯隔而斷之。不蓋則太露，不揭則太滅，不隔斷則非露即滅，無引而不發之妙矣。此三筆，缺一不可。

三國演義寫在風一回雲：只欠東風。十臣迎鑾，至測量已畢，回身望見外護，則並東風亦不欠矣。乃急遇狂風而架海金梁，竟至直沉到底。讀至此，鮮不以為章家離字之訣。至問其何以離之故，則更集普天下錦繡才子，窮日夜之以思之，鮮有能通其奧突者。文至此乃出於神而入於化。